

蓉园秋思

杨敏之 /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蓉园秋思:我在省委大院十年 / 杨敏之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8

ISBN 7-5051-0874-3

I. 蓉…

II. 杨…

III. 廉政建设—中国—文集

IV. D63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617 号

蓉园秋思

——我在省委大院十年

杨敏之 著

责任编辑:毛传兵 封面设计:光影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h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64037146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邯郸新华印刷厂

2003年9月北京第1版 2003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60千字

ISBN 7-5051-0874-3/Z·216

定价:15.00元

前 言

这本小书叙述的是我在省纪委书记岗位上十年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思，涉及的大多是纪检监察工作，也就是反腐败，当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更有许多问题言犹未尽。它不是文艺作品，也许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它可以提供一个思维的空间。

不揣冒昧地自我评估，这本小书有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讲了一些真话。可是在许多时候，讲真话是不讨好的。如果有些同志觉得我书中的某些话不中听，那只好请求原谅，因为我实在没有丝毫恶意。

有人说，回忆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我信这话。

作 者

2003年8月

目 录

人在“江湖”	(4)
初到省委	(9)
两难的境地	(13)
清理“摆在大街上的腐败”	(18)
“罢免”一位副省长的前前后后	(23)
痛定思痛谈待人	(32)
一位“舞者”的思考	(39)
请客吃饭也要来一场革命	(44)
与“红包”的较量	(51)
我所认识的健行同志	(60)
关于“阳光”行动	(64)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之我见	(69)
再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79)
语重心长话成才	(87)
从张德元的遭遇说起	(96)
解剖“好人主义”	(101)
“腐败保护主义”说由来	(106)
对“公款消费”开一刀	(113)
引起江泽民同志重视的一本书	(119)

令人忧虑的党内庸俗作风·····	(125)
要保护敢于直言的政治家·····	(138)
关于方法与制度的思考·····	(142)
关于制度问题的再思考·····	(146)
遏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改革·····	(151)
情系小城镇·····	(158)
悲凄故事的历史教训·····	(166)
感悟生命·····	(176)
我的父亲母亲·····	(182)
我与挚友石光·····	(189)
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	(197)
人生新阶段的序曲·····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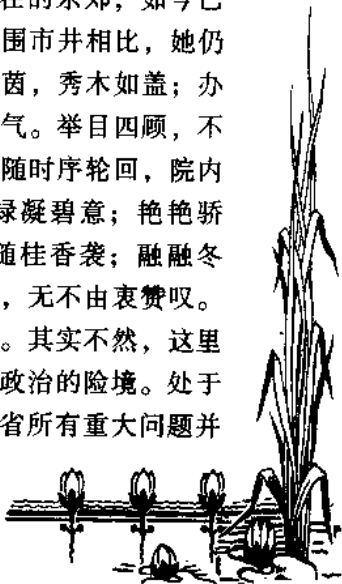


早年的长沙，出小吴门便是郊外，沿路东行二三里，有一块古木葱茏、幽雅静谧的丘岗地，方圆上千亩。据说曾有达官显贵在此处建过别墅，取名“蓉园”，故此一带习称“蓉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一行人马来到这里，为首者中等身材，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颇有儒将风度。只见他凝神静气，举目四望，少顷，大手环四周一圈，十分肯定地对随行者说：“就定在这里吧。”

为首的儒雅之士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黄克诚将军。黄克诚，湖南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戎马倥偬几十年，为创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1949年3月，经毛泽东提名，中央任命黄克诚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主政湖南，1955年授大将军衔。他当年在“蓉园”一带圈定的这块地方，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委大院。

岁月蹉跎，长沙由过去方圆不到百里的古城变成了城区面积550多平方公里的繁华都市。省委大院所在的东郊，如今已成闹市，静谧难寻，幽雅不再。但是，与周围市井相比，她仍不失为一个极佳去处——一进大院，绿草如茵，秀木如盖；办公楼古色古香，衬以苍劲古木，愈显雍容大气。举目四顾，不是枝虬叶繁的古樟，便是亭亭玉立的玉兰。随时序轮回，院内景观变幻，如画如诗：潇潇春雨，淡洗新绿凝碧意；艳艳骄阳，蝉鸣林深雀犹欢；徐徐秋风，橘红还随桂香袭；融融冬雪，素缟难裹绿斑斓。每有客至，漫步其间，无不由衷赞叹。

在外人看来，此方真乃世外桃源之福地。其实不然，这里是湖南权力的中枢，也是矛盾的焦点，还是政治的险境。处于全省权力最高层的省委，在这里酝酿讨论全省所有重大问题并





发出一道道事关宏旨、决定泱泱大省之国计民生的政令。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少政治星辰就在这个貌似世外桃源的大院里起起落落、沉沉浮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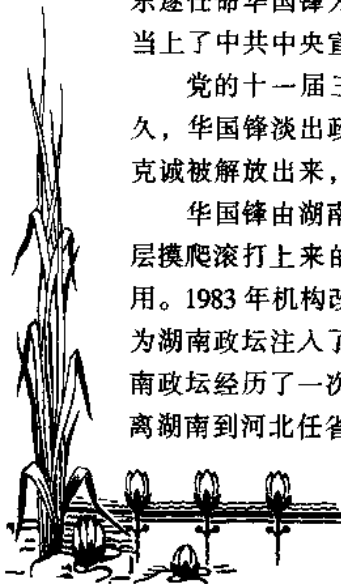
当年亲手圈定省委大院的第一任省委书记黄克诚，后来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和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随同彭德怀、张闻天一道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周惠也受牵连。

10年文革，省委大院更成了风暴的中心、政治的角斗场。于庐山落马的周小舟不堪其辱，愤而自杀。不久，才华横溢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也自戕。接替周小舟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和接替周惠任第二书记的王延春相继被打倒。

广州军区副政委卜占亚主持了一段湖南的工作后，以稳健著称的华国锋出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后受毛泽东赏识一跃而成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毛泽东遂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张平化也当上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不久，华国锋淡出政坛，张平化也离开了中宣部。九死一生的黄克诚被解放出来，担任中央纪委第二书记。

华国锋由湖南升调中央以后，继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是从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政绩卓著、作风扎实、处事稳健的毛致用。1983年机构改革，一大批“四化”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湖南政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历史沉淀的效应，又使湖南政坛经历了一次不小的震动：具有长者风范的省长孙国治调离湖南到河北任省人大主任，一生谨慎的省委第二书记万达被





派往江西“帮助工作”，毛致用于1988年调江西任省委书记，熊清泉接替毛致用的职务。

1993年王茂林由山西调来湖南任省委书记，熊清泉因年龄原因改任全国人大常委。1998年王茂林调中央机关工作，杨正午任省委书记。

总之，这些年来，湖南政坛人物的来来往往，是与政治上的潮涨潮落相伴相随的。

我进省委大院已是知天命之年，时值1988年春。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我两次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使我与纪检监察工作结下不解之缘。1988年春，我以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前来省委报到，从此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

闲则心静，静则多思。回首往事，不免自问：这10年是怎么过来的？我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一些什么？在潮起潮落、来来往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于是，想趁自己头脑还清醒的时候，作些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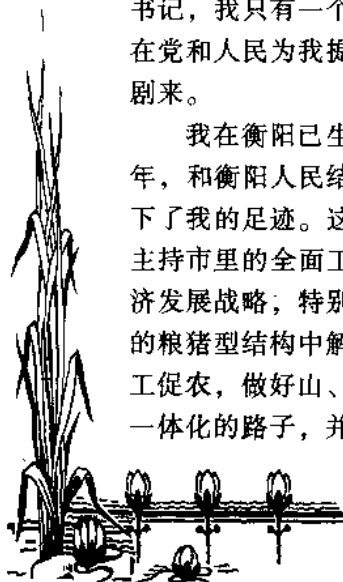
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世俗的消极的说法。正面的积极的说法应该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985年，原衡阳市委书记廖仁柯同志因年龄“到限”，省委任命我为衡阳市委书记，我的市长职务由原益阳地区行署专员翟守政同志接替。

担任市委书记，我既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更有如履薄冰的惶恐。衡阳市湘南重镇，原为湖南省第二大城市，50年代为省辖市，后改为地代管市，1980年又改为省辖市，1983年地市合并至今。衡阳市辖区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政治和经济在全省都占有重要地位。由市长改任市委书记，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把衡阳的事情办好，在党和人民为我提供的这个广阔舞台上演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活剧来。

我在衡阳已生活工作了30多年，在市长的岗位上干了6年，和衡阳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的山山水水，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这里的人民熟悉我，我也熟悉这里的人民。我主持市里的全面工作以后，集中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是全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如何把农业从单一的粮猪型结构中解脱出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兴工促农，做好山、田、水三篇“文章”，走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路子，并采取了组织乡镇企业服务团下乡为农民办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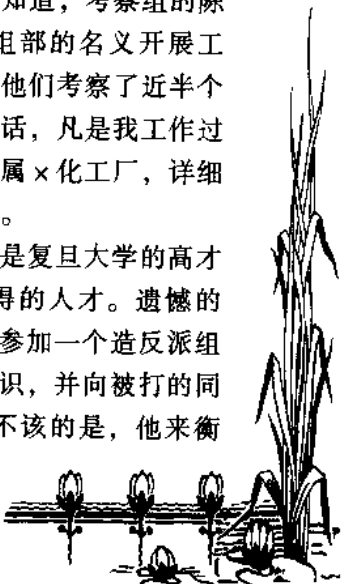


事等一系列措施。我们把乡镇企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之内，克服重国有企业，轻乡镇企业的倾向，从城市抽调大批干部支持乡镇企业。这一系列措施实施以后，衡阳的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好的势头，我对衡阳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把衡阳的事情干好和由此而生的成就感成了我当时唯一的政治追求。我打算扎根衡阳干到底，从来没起过离开衡阳的念头。担任市委书记以后，我心无旁骛，对工作更加专心致志。

不料到了1986年底，忽然传出小道消息，说我会调往省里工作。我听后置之一笑，没往心里去。因为早在1985年就曾闹过这么一个小插曲。那是廖仁柯同志快要退下来时，省委副书记刘正同志来衡阳，他向我透露省委有调我去娄底任地委书记的意思。可是他走了之后，此事再也没有了下文。我自己揣度，大概是组织上打算让我在衡阳长期干下去吧。现在又有小道消息冒出来，我便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然而，1987年春，果真中组部有个考察组来到衡阳。起初我并不知道他们重点是考察我，后来我才知道，考察组的陈建国同志原来是中纪委干部室的，借用中组部的名义开展工作。协助考察的是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他们考察了近半个月，在市委组织部的安排下找许多同志谈了话，凡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他们都进行了调查走访，甚至还到市属×化工厂，详细了解我过去对该厂一个问题表态的前因后果。

这件事说来话长。市属×化工厂厂长，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学化工的，对厂里很有贡献，是个难得的人才。遗憾的是，他原先在省水电部门工作时，文革中曾参加一个造反派组织，打了人。后来他虽然对这些问题有了认识，并向被打的同志道了歉，但终究是一笔历史“旧账”。更不该的是，他来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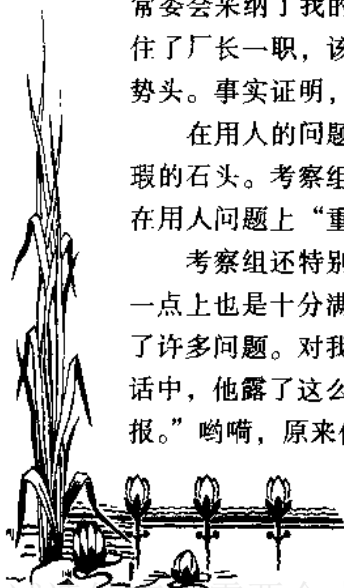
阳当厂长以后又欠下一笔“新账”——与本厂一位女同志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于是衡阳市委常委中有人认为×××品质不好，主张撤他的职。我却持不同意见。我认为，×××文革中有不光彩的表现，但他已经承认了错误，又向受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了，就不要纠缠老账。至于他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批评教育，但不至于要撤职。

促使我“保”他，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该化工厂正在上一个叫季戊四醇的新产品，这对工厂的发展关系极大。该化工厂在他的领导下历年是全市的纳税大户，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新产品若能上去，其贡献会更大。而且，我认为对厂长的要求与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应该有所不同，只要他知错能改，从总体上讲他还是够格当一个厂长的。要知道，搞经济工作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常委们意见相持不下，我建议将×××的去留交由全厂职工选择，如果大多数职工仍选他当厂长，就应该让他继续干。常委会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在全厂职工的推举下×××保住了厂长一职，该厂在他的领导下继续保持了几年的良好发展势头。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意见是对的。

在用人问题上，我历来主张宁用有瑕的碧玉，而不用无瑕的石头。考察组弄清此事的前因后果后，否定了那种认为我在用人问题上“重才轻德”的说法。

考察组还特别了解了我在文革中的表现，我估计他们在这一点上也是十分满意的。最后找我谈话时，陈建国同志向我提了许多问题。对我的回答，他不断点头并不时地露出微笑。谈话中，他露了这么一句：“你有什么谈什么，我们只向中央汇报。”哟，原来他们是受中央委托来的。言者无心，听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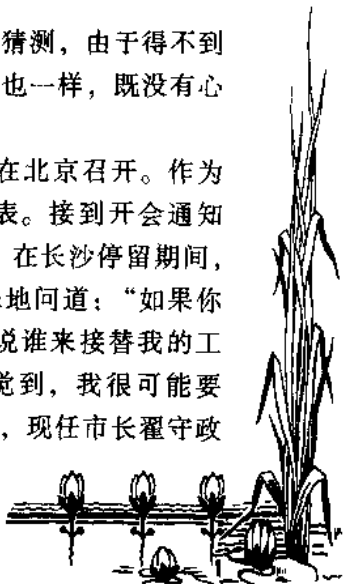


意，这不能不引起我的猜测。看来，小道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考察组离开不久，又有两位老同志受命来到衡阳，一位是原辽宁省委书记、时任该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戴树理同志，一位是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名字我已记不起了）。他们说是来衡阳看看，而我心里已明白，他们是来对我进行“而试”的。对这样的客人，既要积极热情，又不能过分亲热。我陪同他们参观工厂、街道和市容。不知怎的，两位老同志与我一见如故，他们并不刻意问我什么，只是无拘无束地同我交谈。就在这轻松和谐的气氛中，他们已在对我做细心观察了。两天后，他们告辞了。临走时，按惯例要宴请一次。那个时候，对这样的客人是要上茅台酒的。但是，对这两位特殊客人，既要做到不过分殷勤以免有讨好之嫌，又不能显得寒酸使他们误以为我故作清廉之态，我让搞接待的不上茅台酒，而是上了本地产的回雁峰酒。两位老同志对此并不介意，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我们一边交谈，一边无拘无束地把盏豪饮。特别是戴老兴致特别高，豪爽奔放，使人倍感真诚亲切。

先后两次上级来人考察，人们不免有些猜测，由于得不到权威部门的印证，猜测一会儿也就完了。我也一样，既没有心思也不便于去打听，仍一如既往地工作。

1987年10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衡阳市委书记，我被推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接到开会通知后，我于10月下旬到省委集中，准备赴京。在长沙停留期间，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找到我，突如其来地问道：“如果你离开衡阳，市委的班子怎么调整？”意思是说谁来接替我的工作。虽然他用了“如果”两字，但我已感觉到，我很可能要“动”了。于是我回答说：“如果我工作变动，现任市长翟守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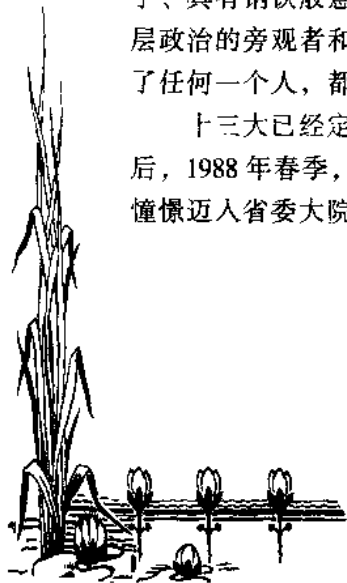


同志可以接替。”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次“动”的背景是，中央已决定让我做中纪委委员候选人，一旦选上，便要出任省纪委书记。

党的十三大上，我以省纪委书记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中央纪委委员，湖南的同志大都投了我的票，对此，我十分感激。对自己的当选，我异常兴奋，因为这意味着我的人生之旅又实现了一大跨越。青年时代，我曾立志争取能当上中央委员，如今这个志向已部分实现了，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别人能做到的，我通过努力也应该能做到。当然，对于自己因职务的提升而进入一个陌生的工作环境，我多少也有点紧张和惶恐。

过去，我对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活动怀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神秘感和想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现在我终于能身临其境，跻身党的荟萃群英之中，目睹党的领导人的风采，特别是亲眼看到历经沧桑、力挽狂澜、引导党和国家迈步新征程的伟大舵手、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巨人邓小平的风采。我再也不是中国高层政治的旁观者和聆听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了。此情此景，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

十三大已经定下了我的人生位置，回到衡阳将工作移交以后，1988年春季，我怀着对衡阳的依依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迈入省委大院，开始了新的工作。





初到省委

到省纪委报到那一天，受到了我尊敬的老领导、省顾委副主任兼省纪委书记石新山同志的热烈欢迎。新山同志向我详尽地介绍了省纪委的情况，并把他的办公室让给了我，为我安排了秘书。当时省委的办公条件非常简陋，除省委书记、省长各单独有一间办公室外，其他常委每人都得与秘书共用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而我在衡阳时，办公室是带有休息室和卫生间的套间。但是这里的住房要比衡阳的好许多，在衡阳我住三室一厅，约 80 平方米，而这里则是供省委常委住的五室两厅，有 180 平方米，而且冬天有暖气，每天都有热水供应。在省设计院工作的大女儿回家一看，高兴得不得了。

而更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到新岗位之后接触的老领导和新同事。

石新山同志是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南下后历任衡阳、郴州、邵阳、长沙等地地市委书记。文革高潮中，他任衡阳地委代理书记，我任市委秘书长，那时衡阳市由地委代管。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我们成了患难之友。他泰然自若、游刃有余的风度，曾深深地感染和鼓舞了我。1981 年，他任长沙市委书记，我任衡阳市市长，我们又同在中央党校培训班学习了半年。学习之余，我俩经常在一起谈学论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我这次来接替他的工作，他是十分高兴的，而对我则是一种幸运和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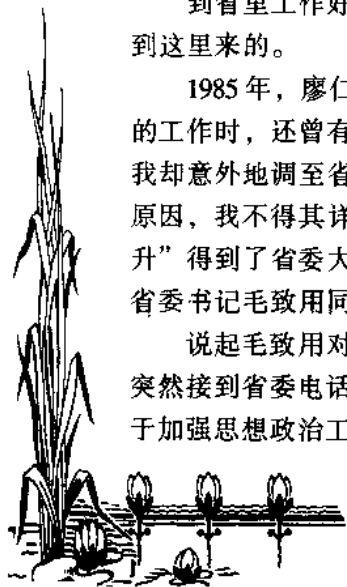
省纪委另一位我较为熟悉的是罗海藩同志。他曾任长沙市代理市长，过去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后来他调省纪委任副书记，并主持日常工作。这是一位为人敦厚、正派的同志。我一来，他就明确地向我表示：坚决支持我的工作，当好我的助手。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原来他也是省纪委书记候选人之一，中央考察组也对他进行了考察。他比我年轻，大学文化，并且作为中青年干部在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了两年，他来自基层，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总之，应该说他的条件比我好，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捷足先登了，只能说是机遇吧！

海藩同志不以自身条件优越而自傲，真诚地屈身于我之后，使我深受感动。此后，我们在一起工作数年，相互帮助，亲密无间，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他当了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后又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们虽不在一起工作了，但心始终是相通的。除新山同志和海藩同志，省纪委的其他同志对我也是热忱欢迎的。

到省里工作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我还不时地琢磨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1985年，廖仁柯同志快退下来时，省委在考虑谁接替他的工作时，还曾有过把我从衡阳调往娄底的打算。时隔两年，我却意外地调至省城，正如有同志说的“得到了提升”。个中原因，我不得其详，但有一点我坚信不移，那就是我的“提升”得到了省委大部分领导同志和衡阳广大干部的支持，其中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说起毛致用对我的了解，要提到1986年。那年夏天，我突然接到省委电话通知，告知毛致用同志将来衡阳，听取我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接到这个通知，我备受鼓舞，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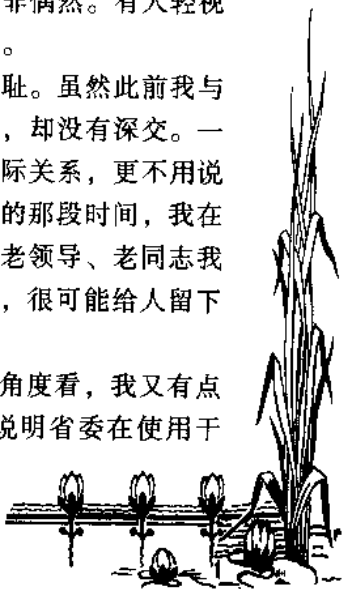
用同志能专门听取我的意见，说明他对我的重视。于是我与市委研究室的同志做准备，委托研究室主任王美斌同志将我们一起讨论的意见综合成一个提纲备用。

时值盛夏，天气燥热，汇报地点选在南岳某部队驻地。当时陪同来的有省军区司令员蒋金流和省委研究室的章彦武等同志。见面以后我才得知致用同志专程来衡阳不耻下问的背景，原来省委近期将在株洲召开全省政治思想工作会议，致用同志先来做点调查研究。按照致用同志要求，我发表了一通意见。现在看来，我的那一通意见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但显然不完全符合致用同志的要求，因为致用同志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除了听意见，致用同志还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南岳一共呆了两天。我对致用同志历来是很敬重的，两天的接触，使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勤奋、谦虚、稳健，在严谨的探索中透逸出智慧和机敏。致用同志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够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始终巍然不动，绝非偶然。有人轻视他、讥讽他，反倒说明了某些人的浅薄无知。

我为人历来不善交际，且以忸怩作态为耻。虽然此前我与省委大院的老领导和大部分现任领导都熟悉，却没有深交。一个不善处理利害关系的人，也就不会重视人际关系，更不用说把它视为“政治资源”了。回顾在衡阳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差劲，对来衡阳视察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我很少迎来送往，如影随形。这种无意的怠慢，很可能给人留下我有自命清高之感。

想到这些，我虽有些自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又有点自慰，因为我不善拉关系最终能“上来”，说明省委在使用干





部上是公道的。事实也告诉我，趋炎附势不可为，但自我封闭，不事交际也是不可取的。社会越开放，民主越发展，越需要注意与人交往和善于交往，即现代所谓的“公关”活动。市场经济把一切可供利用之有形或无形之物都称为资源，于是有了物质、知识、人力、经济和政治资源诸说，那么作为党政干部来说，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政治资源。不为个人计，而是为了推动工作和事业，积极主动地去挖掘和利用这种资源，为自己的工作开辟一个有益的环境，争取一些有利的条件，为自己的某个“创见”取得广泛的支持，这应该说是现代人应具备的素质。这和投机钻营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 蓉园秋思 ·